



鍾津文集卷第五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論原

初十篇

禮樂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為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教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正之喪。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正。
一本作正。人情莫不有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

喜怒哀而禮理之當人情莫不懷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墮。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

之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脩五禮故其治獨至於無為。思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觀。乃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言舜脩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夔脩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道而不極極或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

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醕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媾之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沉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閑也。人無爭奪。則兵無

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為無所則大公也。誠以道則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為大則範法乎天地也。誠為小則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其仁也。周萬物而不遺其智也。故聖人大有為而無累也。大無為而化溥也。誠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聖人脩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公者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明矣。堯命四正其人稱也。物

所以遂其時焉。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六官四岳十二牧。其人當也。故其政亦臻也。教亦顯也。堯有子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迺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蓋以天下為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為有苟私而爭也。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諸。故德者得其政也。政者發其誠也。誠者貫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聖人或君子誠之。則五材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堯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

政簡則無煩法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
待民之過失而不章也。脩五禮所以正人之恭敬
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
也。推帝於太上者品治道而所以勸也。歸讓於大
德者辨時宜而所以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乎。
治不公謂之禪讓可乎。大公之化熄而人甚苟私。
智以計校欺。愚以氣力爭。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
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曰賊帝道者自秦始
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伸也。
政或作正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
是非其事萬端有所決也。夫權可以扶義其權雖
重必行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也。權不以
義會甚之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
之擅大政者必有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
湯武運大權其所以扶斯義也。周昭徐偃亡大權
故斯義所以愆也。義也者何域大中而與天下同
適者也。適之得其所天下謂之有道也。適之非其
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人建厥中以正天下之所

適也。其世變而人甚苟私。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協義者少也。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爭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也。在執者與人不義，衆得以而去之，與衆不義，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湯文武周公，此五聖人者，謹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也。征有扈也。放夏桀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矣。故逸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書曰：

刑其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六慎政，而重權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之敝也，人資之以為亂。謂政者名在而實亡也。謂權者任枉枉或作奇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侯，可謂政之不足也。隱公苟讓于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桓公以伯自誇，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平王以王自降，可謂政之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槩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也。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其道不六興乎。天下異之。其道不六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罰也。賞罰中。所以為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喜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者也。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驅衆。衆必隨之。惡以懷衆。衆必效之。衆人無常心。與利害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苟免也。擇之正偽。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馬。唯婁委已者也。柔焉媚之。與衆為之。不可沮也。夫賞罰者。先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之權。須臾

月文五

在私也。小私以之則瀆是刑也。大私以之則瀆是兵也。瀆兵則征伐出於諸侯自是始也。瀆刑則政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諸侯專封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諸侯罪之。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之賞罰也。春秋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冒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賞罰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為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止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沉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脉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其氣脉。

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脩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脩禮義以正其已而後推諸其人焉。人之未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邪則加脩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脩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

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聲也。諺曰形端影直響順聲和。上二句及其不直也。不順也。責形聲邪。責影響邪。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謹刑繁而民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曰古之以刑法者存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

救焚用之雖甚而其焚愈熾何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之所以為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則怒焉自古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養致庠塾以道其為相孝悌澤梁交通教其不相爭利關譏市平教其不相欺負十一之賦教其效私奉公為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為之樂以正其遺風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當刑而聖人猶求諸已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政之未脩而

寬之不以刑為禹南狩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心為其心。今朕為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詞而釋之既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為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愬然不相從而為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

故古之人鮮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韓非申子商

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而其國滅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鄩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柰何又後之俗更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為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為暴。非特為姦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為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君子之論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

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犴益豐而殺人者罔
間曰子誠通於時而乃塞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
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
民偽蓋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脩不患其民之
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斧以伐柯睨而眎之猶以為
遠言道之不遠可脩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流行
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脩
縣默為之政務於寬厚耻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
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為廷尉欲其持法甚輕於
是刑罰大省歲卒斷獄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
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如晦諸
儒輔相力興王道天下遂大治正觀三十年民家
外戶不閉嶺表行旅而不裹糧歲卒斷獄不過三
十人肆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下
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隋舊俗
其民也豈唯雅善乎其教治之如此也豈非在
其道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顧其力行如
何耳或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公道者道衆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趨也。所謂共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處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無以同天下。私不以義處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闕闕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乎公道也。言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已而已。得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盬。不能執耒。蓋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飭兮。蓋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而我公田。遂及我私。蓋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

周衰而私道強也。其諸侯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厥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百餘年。虜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逮乎秦氏。振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下因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尋亡矣。然公道不必強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禁。關譏不征。罪人不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戶之謂私也。存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私也。

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卹私也。以一弄臣而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投力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擢私也。藺相如之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荀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也。茂私也。晁錯請削可謂苟公也。平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寶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葵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連段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渝其私也。烏呼公乎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為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道守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

信存乎法也。政惑則民無所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官學無所信也。故善為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善為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為法者正學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也。正信故久行而不違其道也。苟信故久與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正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

為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堠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堠書惑則達路者所以迷南北也。教令失則人民者所以欺上下也。湯武者有教而天下稟也。有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為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自反。若是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為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堯舜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誥誓也。恐世失誥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侯為信而非信。

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代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于天下而天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

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說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為

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脩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人道者謂之亂倫也。曰正統曷詳哉？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阨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也。夏之末也，民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故為人統也。

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為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仁振五季偽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乎神竒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天命也。而

以兵相凌四海之內斃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
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
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
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
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
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
非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
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
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稟命於其上。父命
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人之道也。古之
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
則天下何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
之未至乎正也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學士固疑之
而罔辯。雖然。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也。是果有
然是果無邪。吾子至學不謬。聖人必能引決為我
明之也。曰。是何云乎。皇道豈無有邪。特乃不見耳。
夫皇道者。簡大無為。不可得而言之也。縣縣默默
合體乎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

而存之。聖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
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
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元者皇。
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作仁或孰曰皇無道真
乎。曰如此也。孔子盍推而廣之。而祖述則何獨尊
乎。堯舜文武而已矣。曰夫聖人之云為者。必以其
時之所宜也。苟非其宜。雖堯舜必不能徒為也。故
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其能以時為而為之也。昔
者孔子處周之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
偽。因不稱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禮樂刑政

者也。蓋以合乎後世之時。為治之宜也。然禮樂大
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備乎文武者也。
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聖
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
犧氏沒。神農氏作。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聖人
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
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歎皇道而不得
行之也。適有羸糧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
趨於行也。第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
道也。與乎今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

六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為聖人之書雜其所出
 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之則文王
 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
 云伏犧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
 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
 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
 氏者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真而言之
 也教化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
 本則皇與帝者宜一孔氏可謂見其微者也烏足
 以知道淵邪或者曉然而作

鐔津文集卷第五

釋音

酢

非酬主谷客曰酢

婁委

縷葦繫牛曰婁委

婚

昏聘廣韻也匏也

南狩

舒救天子適諸

斬

衰同音崔隳也

蒼梧

廣西道至蒼梧

僥

倖通倖倖倖

獄

以守地野獄為

有

扈名又姓也敝

闕

闕市外門垣

庠

詳官養老懋

圖

楚禁識書凡識

省

過掩也大德

角

陸漢角厥

晁

潮鼃俗作晁

渝

于變裕饒也砥

贖孰納金免罪 愬憂無 諺彦俗 寢七稔 埃侯記 蘭各
郵尤境上 睨諸邪 叛畔背 贏盈贏 徼叫小 斃同
庖忙黔 琴孛 阨厄俗 宦患仕 犧希太 鄙彼

秀水縣名遠庵輔教比丘至璠暨

徒屬永謚如珪智觀右璠仗此殊

勳奉酌恩有專冀揭慧日於中天

照昏衢於萬世也出生功德莊嚴

師祖玉庭瑁法師師東白曙講師

考文斌處士計公妣張氏二媽媽

鍾津文集卷第六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論原次前十篇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愀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

暴故相正而不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為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而用於周。周衰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

大國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為玩。夫兵逆事也，無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冑，非所以興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聖王無以尚，可以仁義為故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

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而其身窮困。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

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也。或作擅字，依荀子文與禪契。擅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有誰與讓矣。揚子曰：允哲堯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為詳乎。如堯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他人乎。使禹得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為之者也。堯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時也。而

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堯舜為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脩信也。而霸孰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為權而私者為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

信齊桓公方會諸侯自北杏祗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召天王其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之功也不稱者或無字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水以為好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

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其舍諸。噫。致合天下之猖狂詭譎。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譏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功而競利也。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故堯舜之化。淳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雜以王

霸而治天下。暫厚而終薄。少讓而多諍。

巽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為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為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

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為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之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且

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用或作則九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言也。而文言烏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下化成。斯之謂

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賁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刑而達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待德而忘之也。忘或司字是故文武皆得則其政和而其民安。刑德皆敝則其政失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文僅至也。惠其減

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末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為。文如不正。何必質為。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也。天下至公也。故

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

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脩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

人也。窮於幽閭。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畫畫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

之敵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偽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敦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

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為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聞其為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出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辨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白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

也。嗚呼。人無全信久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天下偽偽感之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嘗睽也。吁。豈天為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雨暘燠寒風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

之自也。人之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馬陽燧感日而火馬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脫地名二字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鍾響。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而言

之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為兩端焉利福者嘗多有也道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賢之所得也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欲之故天下競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之者不為樂也有欲之者非為安也得聖賢之得謂之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顏回原憲其

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為聖賢邪視高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跋意而圖其富貴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修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為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時也而君子不慊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耻之富貴而有道

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

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遠也，其為可見，而其所以為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遜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亦可以媿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為也，未若聖人之為不苟也。可為則為之，不可為則不為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

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脩也。禮不脩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隱稱隱也。伯夷西山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卑論以儕俗驕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脩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也。孫思邈盧鴻一處不汙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

尚君假隱也。

李脫

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

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
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
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
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
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惡也。
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遇閔
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為也。憂心悄悄
愠于群小者。惡小人之加

乎君子也。遇閔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
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者。怨不用君子也。
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
道不能不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
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脩之于其
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
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
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疑
筆悞宜及鄙負其所使也。網則隨其紀綱而命能
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

釋音第六

禪讓檀築土日禪 愀七小容也 紂文九切商辛別

昭穆昭穆廟序一世穆 涿卓涿鹿 憤分去聲發 邈莫

曼倩字曼倩也 顛黃帝孫顛 拯整救也 泌泌

方諸陰燧大鑿也 桀末帝也 慊恨也 廋搜匿也

博塞塞謂之行碁相 叟蘇后說 跌迭差也 于于歎也

季札下側八即延陵季子也 矯又強兒 睽睽 齊齊

蘇州府吳江縣積慶講寺助緣比丘文澄

文清道裕永梅永模戒言戒肆各捨淨財

共刊此卷所冀福基堅固慧性圓明

鐔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論原文勢稍短於前總會二十篇成卷也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
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
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
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
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
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

衣也。庶人處下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毋求嘗為季氏宰。為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已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

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讒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踈之也。其盜跖饕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微。誅讒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

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微則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悛其心而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

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情性之得失。觀情性而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癘。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千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髻鬢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懼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

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六性變之太
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
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
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
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
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
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寧是六諛也而噐
噐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為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
妄貴其當時者古語曰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
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

當用邪而伊尹為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
而不肯為之不亦為伊尹媿乎

九流

儒家者流其道尚倫老氏者流其道尚簡陰陽家
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家者流其
道尚嚴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橫家者流其道尚
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者流其道尚足然皆
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
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
始者其心弘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

其先黃老為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豈班氏之智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揚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揚子為劇秦美新長卿為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恠乎淫。

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為而為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諧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俊。空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教而不時。逆理也。為而不宜。

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為者。不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興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天下無過事也。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

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道乎人所以趨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唯皇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脩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

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震而其所以應也和。人之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不威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曷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靡。是人道之分也。穹隆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或無草木或無二字。是地道之分也。人數極。雖天地或無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曰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喻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綸趨

之留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禮。孰謂是
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
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
絕也。苟其公衆人而私一人。孰謂天乎。苟其同形
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
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人而瀆神
道者也。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
矣。臨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

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得不憂疑也。夫
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
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
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
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
乎。而昔君子不憂。然徃古其國亂且亡者。曷嘗不
因乎可疑而不疑者邪。可憂而不憂者邪。徃古能
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邪。或
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斂其柄而正之。曰。憂如
之何。曰。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曩豈無恩

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曩之息信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息加。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忽亡。蓋張其勢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正也。駕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

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為刑正而為政治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為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為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

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怪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

孰為仁乎。善而無效。孰為信乎。愛而不正。孰為義乎。育而無實。孰為智乎。君子之與人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歉仁。所以道脩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忒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為休也。齊桓公初以讐視管仲。逮取以為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踈之。卒無大用。

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楚傳說於
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
謂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
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
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
道不勝才。而魏則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
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
袁安之寬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

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
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太尉忠勇相顧。
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辯也。
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楊子之言。
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閣。則與
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
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
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
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疎矣。誠疎也。董膠西
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

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
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
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
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剔其繁則至矣
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說宜
有所疑也疑有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
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
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或無詞郭
泰黃憲之為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
歟徐穉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袁奉

高之遁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
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
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
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
之別之。是之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
理密察。或作察。是以有別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斯亦辨道之謂也。

解議

為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容也。
為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與。傷拘也。

君子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郝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盡之矣。安得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婦不假姑以箕箒而詬病。漢人用鹽鐵代農。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利有作市以直相給。仁義誣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故秦俗日以亂。漢俗

日以敝。夫秦漢其基勢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而致然也。風俗者。膚腠也。國家者。人體也。膚腠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蓋言動以禮義以正其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利而削民。使閭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風乎。不亦貶俗乎。君子不亦憂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乎。是

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之孝。舜之為子。文王之為父。可謂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乃今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

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推於教化。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為。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權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之心也。范甯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見易

之所存。故振之也。揚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也。
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見
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無字
為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為意也。毛萇之言
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
毛公之為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皇極義
行書道之將亡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
業。則無所教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真
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封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
若發。脉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
中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
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然則
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
子為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
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
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
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而從其交也。
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充已而為汎交。交必混也。

故君子不為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已而為擇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為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也不厭其交。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塗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薦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也。茲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久也。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

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乎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雜鬻販之人。而暮極富貴。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為仇讐。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敵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酒。慷慨皆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勢去。則故抵忤仇讐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

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欺。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

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為其本也。教者道為其主也。道者師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為道也。正其主所以為教也。正其本所以為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為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

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封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勢位。或作利字之不在已。

治心

客以見余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為耶？應曰：無為也。吾治其其或心耳。曰：治心何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為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汨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乘心

心乘氣，故心動而氣以之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恠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為之內書者，客拜而去。

釋音

疵癘

惡屬疵疾又疾疫

矧

也

讒

也

悛

也

髻髻

留髮為角子者

雙

也

全

也

檄

也

美新

號曰新

彗

衛廣韻

忒

也

暨

也

喻

也

忼慨

誠兒

售

授賣物

詘

也

鎰

也

繫

也

繆

謂名與

啻

翅謂不

歉

也

躡

也

矇

也

嘉禾真如寺比丘宗盛宗昶

長水東南區

善士徐道昇僉謂窮不忘道聖亦行情睹茲
勝緣盍助重梓竝願舍身受身福足慧足

鍾津文集卷第八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雜著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對蔡君
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
進于京師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
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
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
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

所以教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為君臣者有禮。為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况。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

之作。唐興。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脩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涖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脩。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

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兇慝之邊鄙。今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曆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為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

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為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嬴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六經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

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愕然不辯。本或辯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吳疆赤地千里。稼穡槁矣。農夫忙忙無所柰何。百穀勇貴。乃倍其價。道路餓殍相望。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拯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如為之。所耶。余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與子竊語。

之。吾嘗聞諸長者。當荒旱時。謂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擁江河注之陂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者。約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冤枉。斯則六救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營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心如風雨。時至水旱不為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

憮然曰我鄙人也。未識乎旱潦之所由。子漢為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咎徵曰。僭恒暘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暴刑也。肆暴刑則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旱順之。夫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道而不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師尹。卿

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侮王權也。如此則國事脩。國事脩則其氣和洽。氣和洽故百穀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冒君政也。如此則國事不脩。國事不脩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鷄鳴犬吠。徹于四海。其為廣且遠。

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罰能無誤也惟刑
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用禱
邪問者違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或後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
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之和者也
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
也次曰清與和也者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

世之師也者慕之之詞也既拒而又稱慕之學者
多惑有以其言為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
旨遠乎夫君子與人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
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
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如其人始不惡而一日
翻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則去
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也君子去之非苟
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專在其義
也彼伯夷者耻立惡人之朝耻與惡人言推惡惡
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

浼焉以諸侯為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受也以其終為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但其自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與不脩之人處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棄人者也棄人也者是不與人為善也侮人也者是与入無禮也與人無禮孰為恭乎不與人為善孰為容乎以君子之道校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

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眦睚恣作頑懦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義孟子以羞堯舜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夷柳下惠為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其不以義而為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辭也又曰

清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之一德也。欲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為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其務教人故指其所為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視文静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

隋大業間劉文

靜坐與李密連姻繫獄太宗入視乃謂曰今看卿非兒女情與卿圖大事也

諫班師於

霍邑號哭以感何忠孝之義合也。

高祖初起義師西圖中國隋將

宋老生據霍邑以拒義師會久雨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欲頃入咸陽高祖不納涕泣聲聞帳中

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

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事泄太宗將尉

遲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門誅於臨朝殿前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

行於戎狄也。

太宗登極初可汗寇涇州摠兵百萬至渭水便橋太宗獨上以輕曜軍容

可汗見懼而請和故刑拒德彛之諂何沮天下之

倭人也。

正觀初秦秦王破陣樂曲封德彛對曰陛下觀初秦秦王破陣樂曲封德彛對曰陛下

為比上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

突厥胥亂以其無罪於我不乘便而討之何賞

罰之有禮也。

正觀初突厥諸部叛討之而兵叛羣臣請乘便討之上曰豈有新與之和

乘其亂而滅之邪從部落盡叛六畜議不屢赦何

皆死朕終不討待其有罪而後擒取不軌輩古

賞罰之正也太宗謂羣臣曰赦有罪乃不軌輩古

庶得四海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謂侍臣曰禮樂

安泰也緣物設教以為樽節治之隆替皆由於

此御史大夫杜淹曰前代存亡實由於樂故陳之

亡為玉樹後庭齊之亡為伴侶行路聞之莫不悲

泣上日不然夫音樂之感人心歡者聞之則悅憂

者聽之則悲將亡之國其民心苦苦心所感聞樂

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其音

具在今公奏之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經也正觀

公則不悲耳田方田給侍中孔穎達曰按禮天子於南郊諸侯

於東郊晉武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

緣人情亦何有定虞書云平秩東作朕今見少陽

之地田於東郊盡其儀也亦何不合於古禮者哉

罷管閣之議何惜民力也羣臣以宮中卑濕請營

漢文豈可過勞樂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不

民力竟不許閉戶行不賣糧何天下之廉讓也正觀四年冬斷

致刑厝嶺外之戶不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何天下

開行旅不賣糧也之無欺負也正觀七年冬親錄囚死者三百九十

以原納魏徵之言何與人為善也太宗納魏徵諫

衆自古稱禹湯文武所以為禹湯文武者正以其

武夫漢高寡文德而魏武不及霸道惡可與太宗
擬論乎惜哉欲用周禮治而房魏輩不能贊成之
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太宗文中子曰如有用
我者吾則抱周禮以從
之則卜年卜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孟子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太宗之作真
王者也而不但文中子可歎也哉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
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道在君臣
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立卦以成易是

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象者必觀乎卦求卦
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
作易之本也治道之大範也陰爻者文或臣道也
陽爻者君道也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以則卦吉陰
陽之爻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
政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修
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彞倫萬事斁也夫天
下萬世治亂規誠之道易其備矣方絕筆乃出其
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子稽其說條其緒
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

列精而且至大略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
之善治易者不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
是也然易之始固出於河圖河圖所見唯陰陽之
數最為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偕出矣雖
然而其言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君天
下而教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會遂卦之
而又文之文或作義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聖人
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能王之故易與聖
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
得如處犧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耳故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
瞿更九世至漢人楊何而所傳遂絕其後諸儒用
已見各為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
不復守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當易道支
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軌法
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
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
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衆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
十翼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為之上下篇
而以禪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楊子雲謂學者審其

是而已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瀆聖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逍遙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均乎行，生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為生奚一。謂功不殊，謂生不異，謂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任其自然而然者，人其適於虎狼蛟龍也。虎狼蛟龍，悞悞，矯軋乎性，又奚全於天淳乎。故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道亦自得。昔夫黃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西伯也，后稷也，孔子也，曾參也。

子路也，伯夷也，展禽也，桀紂也，幽厲也，惡來也，盜跖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為生，曷嘗齊邪。食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別。若所謂者，鑿何以明之。黃帝之為生也，脩德振兵，治五氣，執五種，撫萬民，而安乎天下，往而登乎雲天，高辛之為生也，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既執厥中，而徧天下，帝堯之為生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為生也，父頑母嚚，順適而不失，子道二十而孝。

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之為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疊疊穆穆，為綱為紀，以治鴻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為生也，為仁敬老，慈少禮下，革苛虐之政，斷虞芮之訟，稟天明命，乃君萬國，棄之為生也。相地之宜，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為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為生也，孝道昭由之，為生也。至義明伯夷之為生也，激大廉柳下惠之為生也，懷至和。桀之為生也，務之凶德，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為生也，拒乎諫，飾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

人而殫殘無辜，至於身厄火死，為極大醜。幽厲之為生也，接慝桀紂惡來之為生也，間亂君臣，盜跖之為生也，眦睚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黃帝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然者，桀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也。刀與劍同鑊，以謂自然乎？劍自得乎？利水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兕，縱而試之，恢恢乎是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喜怒不得攻，貪殘

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群動。至無也。而含乎萬有。春容在聲。而聽者不可以盡其音。暉暉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天地而未喪。謂之可得。弥天地而未有的。有于無。無無于有。有無偕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為巨焉。曷嘗不為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謂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

將樊籠其性也。又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焚矣。情與性相制。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與人不為聖乎。情全也。聖不為與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門峻板。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闢葺。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也。與人可為聖。情全也。聖可為與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遙曰。不待黃帝

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必矣。夫測孟津者。安可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肆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脩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公召公輔之。脩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豎刁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

義揚名。夔之典樂也。擊石撫石。而百獸率舞。狙公之賦芋也。朝三暮四。而衆狙怒。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百牙絃琴。而六馬仰秣。太甲齊桓。遊方之內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心情相戰。營營不間。一旦為人所化。禮義勝之。猶能舍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而終彼。獸居而人隨。况大通乎。况大全乎。漠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為聖乎。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適

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覲異國去而不動跬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不患其名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違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夫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為聖人為賢人為仁人為義人為小人為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

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義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獸又得乎微乎微者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洎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聃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乎色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雖妄而空未始為空惑者皆為色而格于空

也而色也者不亦為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
同然。雖知未及聖而所以為聖。又奚缺。如謂之唯
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觀。
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
岌。不為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殞。而此未始
患其有終。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窮。此或真
道。逍遙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雜老
農老圃以游。未嘗一日以語選物。康定初。朝廷求

儒於草澤。知已者將以道進於天子。自然子引去
不顧。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且惑之。謂自然子賢
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
之。曰。子自然子。讀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
推諸天下。與人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點顏
淵樂道。終於隱約。而不改。彼以時命大繆。而然也。
今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異矣。安
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道有三
焉。有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密巖深伏。往
而不返。非世傲人者之所好也。長沮桀溺者其人

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時浮沈。循祿全生者之
所好也。東方曼倩。楊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者。心
不凝滯。拘絕於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
通其變者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顏淵者。其人也。
子自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與長沮桀溺輩類。彼
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非有憂天下之
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林。
曷若道在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獠麋鹿。曷若樂與
君臣父子。其志遠而其節且大。為之名也。赫赫掀
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
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為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悞。而窮於當時。評漫
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剛健。以割雞解牛。不足以盡
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殫千金。資學於
師。三年學成。或作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骯髒于世。無所
信。適到羊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
嗚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為
文以發其事。龍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
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

彼欲絕其精恠祛人江海之暴浪其形生夷其族
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
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於天地之外
而往來無迹彼則啖龍肉而資所贍是屠龍者彼
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古則用於其國今也評
時或止樂乎息矣評漫身世則與彼人異而為屠
龍豈其宜乎然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已任邪蓋性
與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
用哉夫龍之為物也其六神矣為屠之術人之難
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止止或是評漫

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呼屠龍聞
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漫之性所謂聖
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聖賢也尚未
聞異評漫之心而正其所託况區區之俗其能識
評漫乎屠龍之道不為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兮
復今往者其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
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遂聞其舍
之山脅有聲發于陂池之間春然若振大鐘如此

數聲吾初恠之。顧此非有鐘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漿。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為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冷然，不復道人吉凶楮冠布服，極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所以授經，曰：嫗少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

教嫗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瑄、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龍吟。其後房果為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導道行已，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為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名文物以遭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乎？有本云龍亦

寤子解

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寤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奧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為文詞。故為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為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為佛者也。彼寄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為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脩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

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致人為善。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為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晞聖人之志。而與人為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為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為吾萬行。又何駁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為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人。豈不能為抱關擊柝。魚鹽版築之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脩身。則清淨齋戒。以

之脩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悛惡為善善者為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為尚能終身戴其師之德窈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邪得入之道而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為也窈子其為乎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為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窈子亦從而論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

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徹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諭以出世今牽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

之末者云云。寤子又諭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為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苟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寤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其譽，唯其達道與己合者與之。視其嚶嚶相譽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寤子，子似善於佛，盍揭子之道，以示於世。寤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迤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誠欲求之，當探寤子所著之

內書

寤子解傲

寤子為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苛禮。故為俗所謗，憎終以傲誕譏之。寤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朋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脩，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寤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寤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

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為禮者，但貌恭而身僂，俛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卧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為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存，則蓬蔕僂俛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為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視必瞪，施施然驕氣凌人。書曰：傲

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為如是，且不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汙而笑不潔子往矣。無更規我。

鐔津文集卷第八

釋音

袒

但昔脫衣之袖

裸

選呈

嶄

慚嶄

泣

利臨

骯

體盤又倅直兒

慵

不調

叛

畔背

慝

忒惡

矯

較強兒下乙點

暉

偉葉

羸

盈羸

諤

言直

蘧

渠除為竹席喻

仰

未食

懦

奴卧

韙

委是

眦柴屋並去聲舉目相眦眦濇喚漫濇不沴庚陰揀救

闢榻定下材不釐時沬龍執謂我執又詣

齧促局入聲急苛何言政令夔夔之官樂處伏

僂泯免僂勉強嬖幸曰嬖得姬姬老婦去聲兒似

跬犬藥半澆美汚狙狙直猿繫繫翳角同蔗炙瓠護匏

獠奴刀胡斲亦厭茅序茅疑逆倨據不麋麋眉鹿

瞪張澄直禪卑補埒埒劣等疊尾啍啍交誇還還迂違

隰習下平彈單畫剗剗奎剗匹側晞晞希觀交駁同

鐔津文集卷第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沙門臣契嵩謹昧死
上書 皇帝陛下某聞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
不忘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
忘其道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
忘道也今憂虧損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
也某其人也某嘗以古今文興儒者以文排佛而

夏誠刊

佛道浸衰天下其為善者甚感然此以關陛下
政化不力救則其道與教化失故山中嘗竊著書
以諭世雖然亦冀傳奏陛下之丹墀而微誠不
能上感嘗恐老死巖壑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
誅復抱其書趨之轍下誠欲幸陛下察其謀道
不謀身為法不為名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無
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
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
夫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
亦曰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

雖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
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宜曰隨對治曰隨第
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欲者姑勿
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凡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
其所謂隨其對治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
惡治之是二者與夫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
惡豈遠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
必已出者好之非已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神而
為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
二帝三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之。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善帝王之道也。今陛下專志聖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賞者賞之可罰者罰之使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益奮則佛氏之道果在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迹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迹者僧多束執惟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諭其

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蓋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竊窺陛下讚誦佛乘之文陛下可謂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論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末之思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揔謂之皇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為准必無黨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有中道者同歸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卑

夷狄其時諸侯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
狄者苟得其義亦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
道也故傳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比義者理也聖人唯以適理為當豈不然乎
而學者胡不審洪範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為
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相盪徒欲苟三代而
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一教治之故獨用
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不暇治或曰天
以佛教相與而共治之乎夫天下之不可欺莫甚
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而驗之佛

教傳之諸夏垂千載矣舉其法必天地鬼神順之
人民從之深感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
所聞見者皆可以條對而籌數也凡所謂教者皆
古聖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為之以救世治者也
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於逐人不陷惡
而已矣豈局其教之一二乎書豈不曰為善不同
同歸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為教之深遠者
第見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脫外形骸不躬衣食以
為詭異與俗相遠而切深譏之徒惡黑鰲為患而
不見脉患之深也黑鰲不過變其皮膚矣脉患至

深則絕人性命也。今聖人導之剝情愛委身世表，欲其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世者也。猶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謝其能與天下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譏，是亦其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凡事造形者則易見，在理者則難覩，蓋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微也。若今之佛教弘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為理幽奧而學者實能見之，其雖不足與知。今試推其大槩者，歟。端以進之。陛下冀陛下垂之以諭天下學者，則其死生之

大幸也。其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則其為道也至為德也。盛蓋其所說情性辨而真妄審也。若今陛下以太和養誠以仁恩禮義懷天下，雖其盛美已効，苟以佛法正心，則其為道德益充益茂矣。經曰：妙淨明心性一切心，此之謂也。昔唐明皇初引釋老之徒以無為見性，遂自清淨從事於熏脩，故開元之間天下大治三十年，蔚有貞觀之風。而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十五載，是庸知非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齋戒脩潔過於高僧，亦享垂五十年，而江表小康，其

壽特出於長壽。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唐不溢情。梁不過卑。知人任人。其為德皆慎始終也。豈不盡善盡美乎。然此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資

陛下之睿聖者。乃陛下自知而自得也。豈藉芻

蕘之言耳。然此必陳之云云者。蓋欲幸陛下詔

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

如此也。其又聞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為其大端。此

又最益陛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

國家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書

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為善。日益而冀其姦惡不萌

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雖三

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墅之家。其人猶有

耳。未始聞詩書之音。口不道禮義之詞。如此者何

限。蓋又習聞佛說為善致福。為惡致罪。罪則通於

鬼神。福則通於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

抵賢哲之倫。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己齋戒。縱生而

止殺。或日月年。或脩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海

之內。幾徧乎閭里。營成也。然其間悛心改行為仁

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為真。為誠。其意亦不少

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脫若家至戶到。而接

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入善成治。則與夫詩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最益。陛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為教導。世俗者謂五戒脩也。所以成人。十善脩也。所以生天。二端皆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後陷其神於負處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脩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

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省。其獄有時而空。庸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陛下省其刑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睿智。古云大不測人也。死生變化自若。而死生不能變化。蓋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其為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異也。范曄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裴休。亦曰。知佛為大。

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
以為聖人也故其為法為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
神幽冥要其法欽其言而古人嘗發於巫覡卜祝
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濤涵湧其舟欲
沒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則波清水平民得無害
民欲暘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天地暘民欲雨
若以其法而禱之豈不之效然其遺風餘法與天
下為福為祥而如此此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
與陛下禋天地祀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為福者
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能

捍大患則祀之若夫佛法也上則密資天子之道
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則
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
乎然儒者以佛道為異端惡其雜儒術以妨聖人
之道行乃比楊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誤也
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並用其教以治其世俗
幾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闕乎天地人神豈以
楊墨為比蓋論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
其事異而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
不濟事夫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

乎。今佛者其教固同道人而為善。雖其所作者而有前後。蓋以前後而相資也。孰謂有妨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端合而蘊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不能遠見聖人之與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亦幸。陛下垂之學者。若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其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界遍萬

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疊妙之謂。則群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而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意。豈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夫地參耳。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本皆一清淨。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

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以脩迹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脩迹而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謙未踰其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論法界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裹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與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

不知色身外洎山河大地虛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豈不然乎而孔子未教之者蓋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光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似乎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

者其本由夫群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為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孔子所謂其為物不二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嘗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關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教不復能遠推之豈為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惡惡醜也若其殤子者纔生則死豈亦惡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蓋人生其相狀妍醜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豈必謂當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其意而未

教者豈不以人情便近而昧遠未即以他生語之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惡適以其往世脩與不脩致如此也此世脩與不脩則其美惡之報復在其後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要終故有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謂生死者皆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略言蓋其教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造化自然耳蓋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為人為鬼神為異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此

不亦益明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曰：茲致多生先哲，王在天，是不唯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人之精明不滅，不可不治之也。此與佛教人人為德、為善、資神以清升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耳。及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法師相約報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數說者，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効於佛，豈聖人自以冥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亦何其道理之相貫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諸疑說，則

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說，雖不載於五經六籍，蓋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聞佛謂於其道未有了者，謂之權教。於其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所謂人天乘者，蓋言其漸之漸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較之，正與其五教十善人天乘者同也。豈儒之聖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漸乎？

佛經所謂孔子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播此故亦已久矣見重於人君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而陛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先皇帝至聖竅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陛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陛下而以佛為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雖大公之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陛下聖人誠大明也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正夫儒佛二聖人

之道斷天下之疑豈不屬陛下今日耳其幸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妄願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贊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為萬世定鑒而後制絕其相訾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聞陛下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人為善也如此則天下為善為福誠繫於其法

法行與否誠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為
急苟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為効
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
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
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
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則聽以其
沙彌從事沙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
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
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具
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

道也其自既尔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
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
之制在律部竄為定法不可輒踰也昔進言於
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
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姑使其預僧勝
緣可也苟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陛下導人為
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
其稍聰且明誦一經矻矻不暇他習三四年僅就
及其試之一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
誦一經其次暗鈍者或十年而僅能誦之苟其如

此幸得納戒而為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而不勝其學習也况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禪者講者律者戒定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尔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進言又以其少預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為嫌乃謂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聲德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臘高者須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

制豈謂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盖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苟沮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夫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為非則鮮矣其不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而觸 陛下刑禁者盖其習學不正罔有所守而致然耶其竊恐其徒而今而後益無所守頻觸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安食不甘實欲陛下復其舊制遵行 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

之其心益誠則宜正之如此庶幾萬一得其人也
又幸陛下精其師率者宜勸之正其正者而廣
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執道而鮮過也所謂其
師率者今天下主禪之衆者主其講之衆者所謂
置正者今郡國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僥倖為誠
能張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失之
亦將宥之察吏誣而無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
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欲
求師訪道千里之遠有司不以憑由而阻之使人
無迫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惡

及其小吏侮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執事而宜
深察之若其委於山谷不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
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耆舊者抱袂而相留曰尔以
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
重其去就且留某謂其人曰吾佛法實聖賢之道
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與譏佛而沮法
吾憂其損天下之善本欲往賴吾帝而勸誘之
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術
術鬻僥倖欲有求也然平生為法不為己不亦重
乎而其一介守死豈足自為輕重也其人又曰吾

帝以寺廟與尔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尔云何哉
某又謂之曰。尔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聖人之道
在正不在盛也。而其區區螻蟻之志其實如此。儻
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尔。契嵩之書其前後臣
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謂。蓋聖人
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古唯衣冠縉紳者歟。今為
僧祝髮墮形儀。範與人間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
相濫。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
預其人臣之謂。其名豈為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諸侯。昔王霸嚴光不臣不名於漢。豈其然
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其人臣之稱也。然僧而
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書前後稱臣
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
其所宜者以見陛下也。干冒
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宣

沙門臣

契嵩

昧死上書

此書恂和尚收弘明集中。今得其本。較正補刊本。

集以便觀覽。元貞乙未。改元佛誕日。比丘慧芳書。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輔
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

先皇帝賜入大歲使與經律偕傳蓋留于
政府七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
光賁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
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
有曰曹仲言第玘仲彛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
于其明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仰贊

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詳較善慧
宗。遇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題。出正宗論

再書上

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永安蘭若沙門賜紫臣僧
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
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
也。若陛下之崇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
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
渠終身絕世。烏能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
悉已付屬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
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
云為者。豈宜不賴陛下而自弃于草莽乎。臣忝
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

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為其宗而佛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為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為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所詮。緊見乎教內。雖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

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繆。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衆家傳記以其累代長曆校之。脩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宗祖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

以吳繼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
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
宗傳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
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
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
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贊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
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更百代未有如陛下
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
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
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

藏與經律偕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
所待其區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
窮人得以資之而務道為善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
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其所謂傳法
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
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
院編入大藏即臣死生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
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
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

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
 三策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
 矣謹書上進干蹟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臣
 誠惶誠恐謹言

覲 微男覲 女巫 墅 承與 田廬 轂 谷輦 轂 鎖 質斧 也 盪 周擊 也 繫 高

殤 傷不成 人喪 裡 因潔 祀也 懲 澄戒 也 剝 專截 也 袂 寐袖 也 賜 陽

杆 捍捍格 不入 弛 始弓 去弦 顱 盧頭 顱 屹 窟勞 極 賁 臂飾 也 甚 鮮

鐘津文集卷第九

四明茅順民刊

